

理想村

□ 景平

朝它而去的时候，我就想：
理想的村庄是什么样子？

是陶渊明幻想的“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的桃花源吗？是孟浩然笔下的“绿
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
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故人庄吗？
是柏拉图以思想实验虚构的理想
国里的乡村，抑或莫尔以虚拟游
历创造的乌托邦里的村庄吗？

走进七十二家理想村，看到
了现代农业庄园，我明白了：理
想的村庄，不是编织在梦里的村
庄，不是虚构在书里的村庄，而
是建在大地上、长在田野里的村
庄。

已是金秋时节，可天空的银
云却压得很低，低得似乎就要跌
落田野里。田野宛如一幅油画，
绿树、草地、花圃、稻田、河流，
天上没有太阳，稻田却自带阳光
一样把自己照得金灿灿的，也给
天地间抹上了一派漫向远处的金
亮。远处却像一幅卡通画，青瓦
玉墙或红砖黛顶的房屋，立在田
野尽处，好一派现代自然的田园
世界；或者说，在这田园世界
里，一堆儿一堆儿地坐落着白
的、蓝的、红的卡通群落——房
屋似乎不是建在现实里，而是以

卡通的方式写在童话里。

我们走在田园世界，走进乡
愁馆，走过金稻田，出入卡通屋，
突然，就看到一座茅草与玻璃混
搭而成的建筑：上海三联书店。
这地方，居然建了书店！一行人
立刻涌了进去。我问，陈仓的书
有吗？陈仓说，我没在三联书店
出过书。杨海蒂却禁不住轻轻唤
了一声，这里有我的书！一群人
围过去看，书的名称是《走在天
地间》。红彤彤的封面，我却想，
书也许是绿色的，杨海蒂毕竟是
生态文学作家。我立刻向店员扫
码支付，说，这本书是我的了……
我想，我们走在天地间，居然就
走进了这么一个童话书店，我们
莫不就是走在童话里的人？

这样的村庄，是理想的村庄
吗？不仅是理想的村庄，而且它
的名称就叫理想村——建在东海
海头、长江江尾被称为“江海会
客厅”的太仓七十二家理想村。

七十二家理想村，一个像谜
语般透着诱惑的名字。

我问：“为什么是这样一个
名字？”

同行的苏州市太仓生态环境
局副局长周洪海说：“这是一个
古老村庄的名字，不过原来不叫

七十二家理想村，只叫七十二家
村。”

我问：“有什么来历吗？”

周洪海说：“据说，明代修筑
海塘，海塘修完后，留下了七十二
户，就有了七十二家村。”

我问：“有什么故事吗？”

他是地地道道的太仓人，应
该知道七十二家村的故事吧。

作为长江入海口，海头江
尾，河网密布，此地历史上最大的
灾患就是潮灾江患，因而治理
水患成为古时朝野大事。明代屡
次在太仓筑土打坝、修筑海塘。
海塘修好后，参与修塘的民夫选
择筑屋定居，海塘之内就有了最
早的居民村落。修塘的农民应是
看到海塘造就了一片乐土，便
在此扎根，繁衍生息。此后，海
塘由低矮的土塘变为厚实的石塘，
再由厚实的石塘变为耸立的砬
塘，村落也变成了一片鱼米之乡。
再后来，七十二家村实际上已不
止七十二户人家了，而是招来了
许多家许多人，但村庄一直叫作
“七十二家村”。

余秋雨曾在村庄小住，并
在《霜冷长河》里写道：“北窗
外是一道很高的长堤，长堤外是
浩瀚的长江，往东不远，有一个

古老的阅兵台，是戚继光留下的遗迹；往西不远，是郑和下西洋的码头所在。江风阵阵，涛声隐隐……”我们走上了余秋雨所说的长堤，长堤已是现代的混凝土建筑。它把江海和土地隔开，也把水域和村庄隔开，成为一道伸向远方的江海岸线。它是明代朝廷修筑并沿用至今的工程吗？是七十二家村先民曾经修筑的土塘吗？就在这条长堤上，我们看到了一块海水色的玻璃牌匾，牌匾上写着：江风阵阵，涛声隐隐。

然后，走进堤内草树掩映处，看到了一座建在海堤上的陈迹斑驳的碉堡——“72家堡”。明代到近代，国家在沿海地区持续建海塘，以抵御潮患，同时也建炮台碉堡以应对外敌入侵。“72家堡”

里，陈列着抗日战争时期“七十二家村”的惨案和“长江保卫战”的惨烈，也展示了解放战争期间“上海解放第一枪”的鏖战。是啊，这片土地曾见证过中华民族如何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夺回主权与家园，也见证过人民如何为自身的解放而浴血奋战。没想到，眼前这个梦幻般的美丽村庄，脚下竟埋藏着如此沉重而滚烫的历史。

听着岸畔沉重的历史，想着这个小村的经历，我心沉如铅。也恰因为沉重，我想象着，七十二家村这个写实的名字，也许意味着一群从血与火中闯过来的农人，所追求的不过是朴实的下水打鱼、上岸种稻的农家理想。于是，“七十二家村”之后便加

上了亮光熠熠的“理想”二字。或者说，“理想”这个后缀，更像一群从大地奔向云空的飞天，追逐的恰恰是奇崛的诗情凌云、梦入星汉的高远理想。那么，这七十二家村，何尝不是脚踏大地而飘飘欲飞的理想村呢？于是，曾经的七十二家村，就变成了后来的七十二家理想村。

但我还是禁不住问：“怎么又叫了‘七十二家理想村’呢？”

周洪海说：“因为美丽乡村建设！乡村已经不是原来的乡村，已经成了理想的乡村。”

我又问：“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七十二家理想村’的？”

周洪海说：“时间不久，大约2023年吧，太仓市文化旅游集团进入了村庄，就有了理想村的



构想。”

我问：“那么，原来的村民呢？这么广阔的稻田，谁来耕种？”

周洪海说：“许多人进了城，比如苏州、南京、上海，留下来的，就成了农场工人。”

与许多村庄的时代际遇一样，即使是在太仓这样的鱼米之乡，许多青年农民也离开了农业，离开了农村，涌向了城市；之后，长江禁渔10年，江河休养生息，村庄的渔民又离开了东海，离开了长江，走向了城镇。曾经这片最初由72户人家扎根的、占地4000多亩的土地上的每座家族老宅中，都曾繁衍到百人之多。但在这时，却几乎人去宅空。也就在这个时候，城市的文旅企业亲近自然，亲近生态，亲近土地，进驻了村庄，铺开一个“生态+”的模式——生态之上，+什么，长什么，葳蕤茂密，蓬勃茁壮。

当然，文旅企业的到来，不只是一个企业的到来，而是城市化的到来，城市人的到来。城市人，不管村里有没有亲戚，都到理想村走走住住。而留守村庄的人们，也不再是过去的农人，而是成了农场工人，也成了城镇居民。村庄人再看见走出去的乡亲，会说，留在理想村，一样感受到了城市的气息。走出去的人们，没有走出去的人们，都以村庄为荣。毕竟，村庄不再是过去的村庄，村民也不再是过去的村民。世世代代扎

根土地的人们，祖祖辈辈捆在土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走进了一个自由生长的时代。

也许，就像乡村的灵鸟飞进了城市，成为城市的音符；而乡村的农民走进城市，就成为融入城市交响里的重音。全新竖起的楼群，拓展了城市的边界，增添了清新的绿地。一个魔方般的现代田园城市，就成为江海之上的生态宜居城。或者，也像城市的花卉种进了乡村，成为乡村的风景，而城市的企业落户乡村，也成了刷新乡村风景的巨擘——翻新改造了村庄的老宅，重新塑造了村庄的田野，创新打造了村庄的形象——一个童话般现代自然的村庄，也成了现代城市的江海会客厅。

在太仓，在七十二家理想村，在文旅企业的田园世界，在这个城市的江海会客厅，我们久久沉浸在城乡之间现代自然的气息里。黄金海一样的稻田里，是全面现代化的机械作业——机械化代替了人力，机器人代替了人，而被代替的人们，却种植着“绿色”的花草树木，守护着“蓝色”的江海河湖。于是，久违的江豚归来了，久违的鲟鱼也归来了，它们在江面、在海面露出了微笑。也许，渔民离开长江，农民离开土地，企业走进这片天地，所改变的不只是江河城乡的生态，还

有人的生态；而人在自然生态中的改变，才是根本的改变。

人对这个世界采取什么样的姿态，世界就对人回报什么样的姿态；人与自然以怎样的方式相处，自然就以怎样的方式回应人。

这是否像长堤岸畔那座湿地鸟岛的变化？

人离河离岛，收起渔网鸟网，就有了一座鸟岛。

在那里，晚归的鸟儿，朝千树万树飞去；在那里，归岛的鸟鸣盖过了江声涛声。鸟群把一个暮色里伸向江海的小岛搅得沸腾。

我赞叹：“这鸟岛，多么热闹啊！”

周洪海说：“鸟岛原先并不是鸟岛，只是一片湿地。后来，湿地有了树，有了草，少了人，就变成了鸟岛。”

我问：“鸟岛上，有多少种鸟类？”

周洪海说：“大约130多种，留鸟、候鸟、旅鸟都有。过去没有见过的鸟类也来了，而且越来越多了。”

“可有什么珍稀的鸟类？”

周洪海说：“白鹭，苍鹭，震旦鸦雀，乌鸫，戴胜，黄雀，绿头鸭，白骨顶，牛背鹭……哈，我一时说不过来了。”

鸟鸣熙攘，鸟声起伏，鸟岛好像要飞起来了。

听着鸟声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在鸟岛，而是在七十二家理

想村高高的瞭望塔上。塔下，陈仓正在用心拍摄路边树丛中的黄秋英；塔上，我们望着暮色里的江，溟濛里的海，以及村庄田园。七十二家理想村的建筑群尽收眼底。有人指着一座显眼的黑白建筑说，那是杨家老宅。杨海蒂惊喜地叫道：“呀，这地方我还要再来，再来就住杨家老宅！”之前翻书，看到杨海蒂在《走在天地间》写到了理想的生活。她写：晚明文学家屠隆说他最理想的生活是“楼窥睥睨，窗中隐隐江帆，家在半村半郭；人依精庐，松下时时清楚，人称非俗非僧”。

我想到了理想村。理想村的生活是这样的理想生活吗？江帆

隐隐，半村半郭，倒也相似；精庐清楚，非俗非僧，显然不是。理想村的生活，是热烈的也是清静的，是现代的也是自然的，是新质的也是低碳的。从瞭望塔望去，南面，长江延绵而去，是上海崇明岛的楼群；北面，长江江堤那边，是江苏太仓的楼群。以理想村为起点，小高楼群，中高楼群，超高楼群，从村庄逶迤到城市，楼群之间，稻田金黄，水域幽亮，绿地沉静，森林峥嵘，城市田园乡村，乡村田园城市，连成一片融成一片——一派“城在田中、园在城中”的现代田园城样貌。

我们登临的瞭望塔其实是有

名字的：江海之帆。江海之帆也是有寓意的：江海之畔，扬帆起航。立于高塔，极目远望，江海辽阔，潮涨潮落，城乡大地，万物生长，心宇也顿时辽阔。

我突然发现，这江海之帆，立起来是风帆，张开就是羽翼。它是可以扬帆出海的，也是可以展翅翱翔的。转念一想，它不已经飞起来了么？理想村，七十二家理想村，它已经飞起来了，已经飞出去了。理想飞出去，村庄飞出去，世界，就走进来了。

不然，我们怎么就朝它而来了呢！^{生态}

（景平，名李景平，山西省作家协会生态文学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

